

大地上的事情

谭登坤

我常常为大地上的那些偶然的奇遇感到惊讶。冬天,一只灰喜鹊,飞过白雪皑皑的原野。在这个季节里,它不至于饿死,或者冻死。它穿梭于屋檐儿与草垛之间,那里,有它自己写下的密码,凭着一棵麦草,一片枯叶,或者一道爪痕,它轻易地推开一扇又一扇隐秘的门,在墙缝儿里、草隙间、土坎乃至枝杈间,取出一簇捂热的杜梨儿、一颗山楂、一枚红透的枣子。这是属于它自己独有的秘密。

早晨,一只早起的麻雀,学着我的样子走路。它高抬腿,轻迈步,清晰地霜雪上印下一串竹叶似的符号。见我惊讶,便不屑,悠然飞去。我仔细辨认麻雀留下的那一串痕迹,线条瘦硬,字字严谨,虽一字贯之,却绝无懈怠。自忖,这应该是这只小鸟留下的隐语吧。凝视有时,终不能揣度其意。屋檐上,麻雀们正排成一排,歪着脑袋,一齐看我。它们一定在想,这个愚蠢的家伙,竟连这么简单的文字也读不懂。这

只小鸟,它或许真的希望,同样两足行走的我,是一位知音,只可惜我太让它失望。

开春的时候,一条刚刚出洞的小蛇,在我家那头刚买回来的小猪面前,绕出如水的线条。一颗尖削的脑袋,引领着它妖娆的身体,画出一串眼花缭乱的符号。蛇无声,那意味深长的表达,完全靠它美丽的身体。这头小猪,跟随着这条一波一波横着流淌的小蛇,认真地辨识了好久。直到那条蛇在一截断墙前悄然而去,小猪都没有弄懂,这条蛇到底说了什么。

我坐在一片夏日的树荫里,享受着扑面而来的风。一眨眼的工夫,一只蚊子也赶了过来,接着,又是一只,它们都是冲我来的。本来空旷的原野,没有蚊子,一眨眼,它们就无中生有,来到我的眼前,俨然是一群隐藏很深的哨兵,是这一片树荫的捍卫者。倒是我,无形中侵扰了它们。野地空旷,它们能藏在哪里呢,它们有让自己消失于无形的法术吗?这让我兀自感叹。飞蚊蚊虫,皆有灵气。

一只蚂蚁,晃动着发丝一样的天线,以它微小的身体,爬过森林一般的草丛和沟壑一般的辙印,找到回家的路。一只刺猬,在瓜果成熟的时候诞下幼崽。一只野鸡,总会在野草萌发的时节产蛋抱窝。其实,这都不是偶然的事。这些游荡于大地深处的精灵,毫无障碍地跟大地交流,它们无不精通大地的语言。它们遵从着某种指引,踏开一条又一条看似无解的路。自然造化,给生命以先验的灵感,它们是大地之子,可以安享大地赐予的恩惠。

再没有比一条藤蔓更让人感叹的生命了。它的触须既是手臂,又是眼睛。它摇摇晃晃在半空里,让你替它着急。纤纤细茎,那么柔弱,感觉不知什么时候,它就会坍塌于地。可它自信满满,耐心辨别、选择、试探,直到准确地攀住树枝、崖壁。等到你再一次把不忍的眼光投向它们,你会惊讶地发现,它们或继续,或粘贴,已经往

高处蹿出一大截了。

一粒种子,它在泥土中所释放的信号像一张网一样铺展开去。它们与大地之间无比亲密地邀约,用只有它们自己能懂的方式传递和接收。一棵玉米,一穗高粱,它在花期释放出弥漫于原野的生命密码。天下草木,无不选择各自的方式,向原野深处发送着自己的信息。它们看似固守一隅,实则在无声的世界里畅通无阻,获得自由。这是草木与大地的默契,也是大地与草木的因缘。

一丛紫花地丁举起娇艳的花瓣,在草丛里闪烁。随即,你会惊讶地发现,在周围一片不小的扇面上,到处闪烁着碧绿妖娆的紫花地丁的身影。有的含苞,有的才刚刚抽出两三片叶子,有的则刚刚萌芽。它们像一幅硕大的花毯,展开在草地上。这张毯子之外,则完全是狗尾巴草和星星草的天地。我在别的地方,也曾见过这样的奇观。一大片遍身绒毛的地黄,一大片叶片肥厚的车前草,或是一大片金黄的旋覆花,它们总是成簇成片地从一片土地上冒出来。它们选择了这里,而不是那里。它们手拉着手,肩挨着肩,比邻而居。

在我看来,这一片土地与那一片土地,并无不同。可这些连片结伴的精灵们不这样看,它们掌握着某种密码。那是只有这些俯伏于地的微末草芥们才能读懂的,大地的隐语。它们懂得,只有这里才更适合它们,才是它们生命的天堂。这一片紫花地丁让我兴奋,还因为,在我与土地的长期交往中,有时候也会误打误撞地触碰到土地上那些隐秘的按钮。

有一天,我忽然发现,河南岸的一片土地上谷子长得更加旺盛,而北岸的那一片土地,则更被芝麻绿豆钟爱。这让我为此长久地感动。一粒种子,它跟土地有着前世的约定,这是只有它们自己才懂的大地密码。这些密码,深藏于土地的褶皱里。解读密码的钥匙,却深藏于每一粒种子的

内心。它们在风中相遇,便有一场以命相许的爱情,在这片土地之上诞生。这些,于一粒种子何其简单,于一个人又何其艰难。我得下足了功夫,谦卑了襟怀,日复一日地了解它们,才得渐渐明白,这一片土地与那一片土地,这一垄黄土与那一垄黄土,它们是不一样的。

越是寻找,就越是让我深感自卑。一株野草,一只绿虫,它们都可以凭着它们简单的逻辑,直达真理。它们轻易就能读懂那些大地的语言,似乎,那就是它们日常最通俗的交流,而这种交流,于我而言却是秘密,是大地的隐语。我像一个盲人一样,东一头西一头地瞎撞,撞得准与不准,全凭我的坚持和运气。

我渐渐悟到,我与一株紫花地丁或一株旋覆花之间的差距,不是高与矮或者多与少那样简单,这是有与无的差距,中间甚至隔着天与地的距离。有时候,我深深地感到,与我立足的这片土地有着很深的隔膜,我日日水泥石里摸爬滚打,自以为与土地建立起无法割舍的情谊,却不如一粒小小草籽与泥土那般亲密。这让我对一株野草,深感羡慕。

越是这样,就越对一株野草,对一串喇叭花,乃至一棵俯伏于地的蒺藜或茵陈蒿,充满敬意。我真诚热烈地赞颂它们。它们可真是大智慧了。我必须低下身段,我得成为它们的同类和同谋。这是低处的哲学,这是草木以及虫鱼鸟兽的智慧。



思乡

刘学

赶在清明节之前
避开那一场雨
思乡的泪
已将那棵百年枣树濡湿
筛选多少粒文字
可以排列成一个故乡
有多少片叶子
在久违的风里偷偷生长
新芽正穿越庭院的外衣
横空出世
在飞鸟捉来的夕阳里绽放
我把一豆灯火、万里花朝
放在案几上
供你深夜读书时取暖

清明随想

刘爱新

第一次听说“清明”这个词,大概在我五六岁的时候。那天,听见爷爷问奶奶:“快清明了,上坟用的祭品和烧纸准备好了吗?”清明?上坟?我疑惑不解地问奶奶。奶奶解释道:“清明是祭奠先祖的日子,这一天人们要在祖先的坟前摆上祭品,烧些纸钱,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。”

爷爷是我记事起第一个去世的亲人,那年我9岁。爷爷去世时年龄不算大,65岁左右。母亲伤心难过,好几天以泪洗面,吃不下饭。奶奶劝她说:“孩儿他娘,你这样对身体不好。亲家去世了,别说你,我也很难过。可是人死不能复生,咱们的日子还得过去啊。你哭病了,这几个孩子可怎么办呢?”经过奶奶的再三劝解,母亲终于想开了些。慢慢地,生活开始逐渐回归正轨。

以后的清明节,母亲都会去给爷爷上坟。长大后的我见到了亲人或街坊邻居的去世,他们之中,有二三十岁意外身亡的,也有七八十岁寿终正寝的。无论去世的年龄大小、死亡原因,他们的亲人无不悲痛,有人捶胸顿足,有人哀泣至病倒。随着时间的流逝,当初哭得死去活来的亲人慢慢走出悲伤,毕竟生活还得继续。

生与死,是万物无法逃脱的规律,人类亦是如此。西汉扬雄在《法言》中写道:“有生必有死,有始必有终,自然之道也。”儒家视死亡为生命发展过程的自然环节,生则尽人生义务,死为自然必至,不必忧心、焦虑。佛教主张生死轮回,认为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,而是一次新的开始。

普通老百姓对待死亡的思想有点矛盾,他们一方面认为死亡是自然规律,但是又免不了对过世者的悲伤和思念;另一方面认为死者有可能在另一个世界生活,可是又需要自己亲人送的祭品和纸钱,于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出“清明节”等节日,既能寄托哀思,又能满足自己孝敬先祖的心理。逝者已矣,无论祭品如何丰盛,哀泣如何悲切,终究无法跨越生死的界限,可是,人非草木,孰能无情?他们的亲人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了。

又是一年清明节,如今清明已成为法定节日,让这份绵延千年的情愫,终得以在现代社会中安放。

仲春游园记

荣玉玲

“现在才是一树树的梅骨朵,大大小小、星星点点,站满枝头。那是一粒粒胭脂红被春风一遍遍晕染。那是一个个盈满日月光华的宝盒,会在某一个时刻次第打开,泼洒满园。那是一颗颗点燃的小红心,暗香浮动,生机勃勃……”拜读姜敬东女士充满诗情画意的散文《梅花园记》,我的好奇心瞬间被点燃。恰逢周末,午间小憩后,整

装出发,骑共享单车直奔位于湖南路摩天轮脚下集休闲、健身、游乐于一体的大型植物园区——凤凰苑植物园。

从正门入园,远远地看到右前方清水湾畔的梅园内人头攒动,游客竞相拍照。我加快脚步走上前去,趁着游客散开的间隙,站在那棵枝干碗口粗细、花朵怒放的梅花树下,低头细嗅枝条上粉红色的花儿浓香扑鼻,我不由自主地深呼吸,让缕缕香气沁入心脾。沉醉在这片梅园内自拍、录制,小视频分享给朋友圈引来众多友人点赞,联想到今年春晚王菲的爆红歌曲《世界赠予我的》。正是大自然赠予我红梅花儿,赠予我红梅花香,让我在红梅花香中拥抱美好时光,我把红梅赠予世界,手留余香。此刻,一首绝句直抒胸臆:“红梅靛影枝头俏,风梳波清香气浓。亲历几番寒彻骨,傲然挺立若苍松。”

恋恋不舍地走出梅园,沿清水湾东去,又到竹园。虽常去距家不远的湖西带状公园竹林散步游玩,但是还忍不住驻足仰望这片郁郁葱葱的竹林。只见枝干遒劲、中通外直、翠竹直冲云霄,拥抱苍穹。春风袭来,纤细伸展的竹叶随风摇曳,耳畔响起沙沙竹语。斜晖透射林中,散落在蜿蜒曲折青石板

路上的圈圈圆圆闪烁着耀眼的光芒,脚踏满地黄金,心潮澎湃,快乐不言而喻。苏东坡先生云: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。”这又令我想起自家楼旁的那片小竹林,吟诗咏之:“春来送暖踏青去,植树造林劳作忙。屋后幽篁入云阁,窗前好景指天房。剪枝理脉帮扶貌,浇水培根助吐芳。谁奈十年如一日,永传薪火为清凉。”

穿过位于园区东北方向的一隅竹林,步入东侧垂柳依依的绿荫大道,静听小桥流水,欣赏峰峦奇石,轻踏古木栈道,独品草木春意,敬畏工人劳作,心中生出一派勃然生机,随之转入位于园内西南方向的户外科普阵地。

南侧苗木区内是高矮不一、品种不同的名贵树木,枝干上都悬挂着名片,类似公民的“身份证”。上面规范清晰地印着苗木的名字、原产地、种属分类、生长特性、生态价值等,酷似一本百科全书,引领游客探索自然界森林奥秘。

西侧科普广场以文化知识为主线,采取一目了然的互动手段,利用巧妙的科学设施,营造真实的科普体验氛围,激发游人强烈的学习兴趣。著名历史学家、古典文学家傅斯年先生的雕像面南背北,肃然屹立。先

这不禁让我们想起周幽王为博褒姒一笑而“烽火戏诸侯”的故事。帝王的骄奢淫逸和不恤民力,总是超乎想象。杜牧写这首《过华清宫》的时候,安史之乱已经过去八十年,杨妃也已化作了尘土,只有“白头宫女在,闲坐说玄宗”。而荔枝年年挂枝头,岭南依旧气候温暖,花草繁茂,“粤江二月三月天,千树万树未花开”;不似北方的长安城,“长安陌上无穷树,唯有垂杨管别离”。

长安的荔枝,首先让我们想到的是距离,荔枝到长安的距离。唐宋时期中国有三大荔枝产地,即广东、福建和四川。从地理距离来说,唐代从岭南到长安的驿道需绕行湘赣,全程约两千多公里,远超荔枝保鲜极限。四川涪州至长安约七百公里,距离更近,运输时间更短,有学者考证认为部分荔枝可能来自蜀地。从时效性来说,“若离本枝,一日而色变,二日而香变,三日而味变”,足见运输之难。据《新唐书》记载,荔枝需“七日七夜”抵达,按当时路线计算,日均需行进三百多公里,需要驿使飞驰“十里一置,五里一换”的极端接力运输,日夜兼程。从保鲜手段来说,古人已经掌握了竹筒封存、冰镇(存冰取自冬季窖藏)、隔水密封等复合保鲜技术。即便如此,损耗率仍极高。从经济成本来说,按唐代驿制,完成单次运输需消耗超两千匹战马,动用约五百名驛卒,并给沿途州县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,耗费巨大财力人力。

而作家马伯庸创作的历史题材小说《长安的荔枝》,故事灵感即源于此。马伯庸通过虚构的李善德这一“技术流”小人物形象,围绕贵妃生辰前从岭南运送鲜荔枝到长安的“不可能任务”,他不得不踏上一条充满艰难险阻的未知之路。地方官员的

刁难、运输途中的损耗、资金的短缺以及时间的紧迫,每一个问题都足以将他压垮。身为基层小吏,他没有任何资源和人脉优势,完全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摸索前行。凭着惊人的毅力和智慧,李善德将职场生存法则运用到极致。为了掌握荔枝保鲜方法,他深入荔枝园,与果农反复试验;规划运输路线,他实地勘察,考量地形、气候、交通等因素,只为找到最快捷、损耗最小的路径;面对各方势力刁难,他绞尽脑汁,巧妙周旋,艰难推动任务运行,同时还要应对来自上级的压力和同僚的倾轧。最终,李善德冲破重重阻碍,通过一系列资源整合、风险规避的操作,利用瓮浆蜡封、截枝入土的保鲜技术和驿站调度,构建冷链物流网络,最终完成了任务,堪称古代版《杜拉拉升职记》。

小说以微观历史视角,通过脑洞大开的想象力,还原了唐代驿站制度、胡汉贸易以及荔枝运输等细节,解构盛唐繁华表象下的民生疾苦,如劳役繁重、资源浪费、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等,填补了“一骑红尘妃子笑,无人知是荔枝来”这一千古文学想象的留白。

当历史与现实互文,长安的荔枝被赋予多重解读。作为权力任性与民生疾苦的经典隐喻,这种跨越千里的“甜蜜暴政”,不仅丈量着地理空间,更是衡量古代统治阶层与民间社会距离的特殊历史尺度。而从李善德的身上,我们看到了一个基层“打工人的直面职场困境时,从“职场社畜”到坚守本心的蜕变,展现了勇气与担当。“就算失败,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离终点多远的地方”的宣言,成为我们这些平凡奋斗者不懈前进的动力。

长安的荔枝

田昌磊

长安没有荔枝。

长安在中国的北方,荔枝生长在南方。“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。”岭南,中国的最南部,这里和“西北望长安,可怜无数山”的长安相距五千里。但是因为“一骑红尘妃子笑,无人知是荔枝来”的千古名句,荔枝与长安再也分不开了。住在长安的杨贵妃喜欢吃荔枝,唐玄宗为了满足她的口腹之欲,命人开辟专用驿道,快马接力给她运送鲜荔枝,途中累毙人马无数。

